

# 戰爭・囚禁・逃亡

## ——試探商禽的戰爭創傷書寫

李癸雲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 摘要

商禽的詩不僅為台灣詩壇勾勒了一幅奇異的風景，更是一幀個體心靈世界的栩栩特寫，得以映照出精神世界與書寫行為的關係，更帶出歷史事件對應小我存在的影響力。本文認為要解讀商禽詩作的核心意象、中心主題以及形式美學，必須從其戰爭陰影的創傷書寫開始。戰爭是商禽詩作裡巨大的「心理創傷」、反覆出現的母題，可佐以深入的精神分析知識來理解。寫詩於商禽的意義，不僅是許多論者所言的「逃離現實的手段」，也是一種「創傷再現」，寫詩是「治療」，而非「逃避」。換言之，商禽所慣常被理解的「超現實主義」，未必只是美學層次的問題，自動書寫其實是心靈記錄，詩作則是壓力表述，在「超越性」之外，更有「心理性」的意義。基於上述的研究立場，本文將依序討論跨學科研究的方法與意義、商禽戰爭創傷書寫的幾個面向、在「超現實」之外，還能如何討論其詩的特質，以及商禽詩歌美學的獨特之處。本文希望能透過既有的商禽詩作研究與精神分析學說的相互補充，嘗試開拓跨學科對話的研究路徑。

中文關鍵詞：商禽、戰爭、創傷書寫

## War · Imprison · Escape:

Try to Discuss Sang Ching's Traumatic Writing

Lee, Kuei-Yun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ought that explain Sang Ching's poem the core image, the central subject as well as form esthetics, must from its war shadow traumatic writing start. War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in Sang Ching poetry which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tic stress", appears repeatedly. In other words, Sang Ching's poem is the pressure indic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standpoint,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order the method and the significance, Sang Ching traumatic writing several faces, in "the ultra reality" beside, but also how can discuss its poem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as well as Sang Ching poetry esthetics unique merit. This article hoped that can penetrate already some Sang Ching's poem research and the psychoanalysis theory mutual supplement, the attempt development interdiscipline dialog research way.

**Key Word:** Sang Ching, War, Traumatic Writing

# 戰爭·囚禁·逃亡

## ——試探商禽的戰爭創傷書寫

### 緒論：商禽與戰爭陰影

商禽曾判定自己是一個「快樂想像缺乏症」<sup>1</sup>的患者，而作為讀者的筆者，若要以某種「心理病症」來理解他，則在詩行間感受到另一種病症，一種因戰爭壓力所致的心理陰影，導致其詩作裡佈滿深沉的精神創傷。商禽的作品為讀者展寫了一張因戰爭所罹患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sup>2</sup>病歷表。

商禽詩作的相關評論已經豐碩而深刻，同時其獨特詩歌美學以及在台灣詩壇的位置和影響力，也有清楚的分析與定位。本文在此已無法再增添新的評價，然而，在縱觀這些研究資料時，許多論者皆提及關鍵要素——戰爭，卻大抵視戰爭為詩作主題的背景，並無直接討論商禽詩作與戰爭的關係。筆者認為戰爭不僅可作為理解詩人時代的背景，更應視為詩人反覆處理的「母題」，因為商禽詩中所透露的心理訊息何其沉重而明顯。痙弦在主編《六十年代詩選》<sup>3</sup>時便意識到，「他（商禽）是我們之中最具超現實主義精神的一人」，因為他的詩是「一種形而上的且又是倫理學的神經敏感症的表現，一種瑪克思·夏考白式的奇異和幽默，使他的詩成為我們這個年代新的迷歌。」

由於詩的語言呈現常與非理性的潛意識同盟，難以清楚分界，因此針對痙弦這段評價，後人多從「超現實」來看商禽。筆者也同意理解商禽，必須同時理解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的源起、主張與傳播方式，但是在超現實之外，屬於商禽自身的意識內容和表達方式是否才是真正的研究主體。戰爭和戰爭相

1 商禽，〈詩與人〉，《商禽詩全集》（台北：印刻出版社，2010），頁26。

2 「一個人在過去曾有嚴重心靈創傷的經驗，雖然該事件已事過境遷，可是在當事人內心深處，卻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這種心靈創傷後的壓力（post-traumatic stress），通常在重大災害事件最常見。例如：參加越南戰爭的美國退伍軍人，迄今超過四十萬人，仍然強烈感受到戰爭帶給他們的壓力。」葉重新，《心理學》（台北：心理出版社，2004.09），頁422。

3 痙弦主編，《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1961）。以下兩句話轉引自張默，〈我吻過你峽中之長髮〉，《聯合文學》154期（1996.08），頁155。

關的意識表露，事實上是商禽不斷複述的母題，欲更深入探討詩人的創作樣貌，必須由此再探。

商禽的作品一方面展現了他在文學史中的獨特性，同時又表現出時代氛圍裡的人心共性，這群因戰亂而創造出來的詩人：「因為表面上一個個都是衛國戰士的這批人，實際上不是被抓來的兵，就是在戰亂中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投身軍旅的年輕人，他們的年齡大都在二十歲上下。軍營中的歌聲和口號是昂揚的，實際上，他們過的卻是囚徒一般的生活；沒有盼望，也不知道為什麼活著。」<sup>4</sup> 因此，戰爭的陰影既是詩人的心靈記錄，更是台灣現代詩史發展的重要因緣，無形中形塑出一種特殊的美學表現，影響了現代詩語言的走向。

回頭審視商禽與戰爭的關係，在許多訪談和傳記資料裡，「十五從軍」、「囚禁」、「逃亡」是最常被提及的遭遇，而詩人這段自述則最為完整而深刻：

回想起來，過往的歲月彷彿都是在被拘囚與逃亡中度過。

十五歲那年，在成都街頭被當地的軍閥部隊拉伏，關在一個舊倉庫裡，一個星期的囚禁竟然將我馴服，原來那裡堆滿了我前此未曾一睹的各種書籍，使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新文學。「野草」和「繁星」便是在那裡所讀。

一個月後隨部隊開拔，在將抵重慶之前，我開始了第一次的逃亡生涯，至今猶記得嘉陵江上漁火與嘩嘩的流水之聲。

三年後在南國廣州，進行了這一生最大規模的逃亡。

原本打算回四川老家的，未料一路上遭到各種部隊的不斷拉伏、拘囚，而我當然也不斷在進行著一次又一次的逃亡。總共怕有七、八次之多，我的腳跡亦隨之踏遍了兩廣、兩湖、雲貴川諸省，不僅未能達到回家的目的，差一點還到了異域。

到了最後，那些曾經拘捕與囚禁過我的人，也來了一次集體的大逃亡。

來台之後，曾無逸樂可酖，都由於城鄉距離的縮短以及語言的不適

4 尉天驄，〈那個時代，那樣的生活，那些人〉，《文訊》298期（2010.08），頁42。

應，人的軀體已失卻了逃亡的機會，我只能進行另一種方式的逃亡：  
我從一個名字逃到另一個名字。然而，我怎麼也逃不出自己，姑無論是  
「門或者天空」抑且「夢或者黎明」。

一個人之為內心所拘囚確是夠悲哀的。<sup>5</sup>

在這段剖白裡，有幾點線索應詳析：被拘囚與逃亡經驗烙印的人生記憶、戰亂中的文學種子、從身體的拘禁與逃亡延伸至心靈層次、無法真正自由的人生體悟。簡而言之，戰爭——囚禁——逃亡，是理解商禽詩作背景的重要關鍵，同時統攝了其詩作主題與語言表現。

若再深究，許多批評家所指出的商禽擅用「意識寫實」或「散文詩」的特點，莫不與戰爭陰影的心理書寫有關。早期的研究者，如香港評論家李英豪，他以「變調的鳥」來詮釋商禽的逃亡情結，「詩人從有限的我，逃亡，逃向超我的我；如鳥，如一隻『變調的鳥』，欲飛脫囚籠之現象界，翱往不可觸及的凍結的詭秘天空——一個內在的宇宙。」所以「我以為商禽的詩不折不扣是詩的，是心靈的一種極致。他的詩不是去敘述，而是挖出隱藏在意識深處心象的『原型』（Archetype），赤裸撈起變形的內象。」最後，李英豪認為，「商禽是中國現代詩壇中一個作品較難去『析』的詩人。」<sup>6</sup>商禽之所以難「析」在於慣用超脫現實表象的心象。李英豪的觀點，後來也有許多討論者呼應，如李瑞騰也同意：「『編結你的髮辮』之『困難』，正是一個無力研究商禽者的真誠告白。」「『逃亡』恒是可以做為切入探索商禽早期詩的角度」，「而主體，不管是『我』，是『他』，是『那人』，總歸是商禽自己，以及和他同時代所有被囚禁而想逃亡的人。」<sup>7</sup>這些評皆將關鍵議題與意義回歸到戰爭中的囚禁與逃亡。焦桐則不僅看見了內容主題，也發覺了形式問題，「囚禁／逃亡，是您詩作最撼人的母題」，「作詩即作夢，夢境提供了逃亡路徑，再通過創作

5 商禽，〈「夢或者黎明」增訂重印序〉，《夢或者黎明及其他》（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01），頁1-2。

6 李英豪，〈變調的鳥——論商禽的詩〉，《夢或者黎明及其他》，三句引語分別為頁165、167、176。

7 李瑞騰，〈編結你的髮辮是多麼困難啊〉，《中國時報》，1998.10.10，第37版。

語言的『逃亡』和『抗暴』，乃開拓出一條美學路徑。」「您的詩表露了曲折、變形的逃亡路線。為了成功逃亡，您早期的詩作相當晦澀，有些詩甚至頗為費解」<sup>8</sup>。同樣的，察覺「逃亡」意識對詩人的特殊意義，而「叛逃」成為一條美學路徑。翁文嫻的論述更是明白具體的指出商禽的特殊性：「商禽的詩語言明顯地異於其他詩人。多是散文體，卻完全不是散文的敘述，那些畫面的呈現，像是一剎那放出的白日夢，個人小小的存在變成一點游離中的意識」，「任何可能削薄真實性的途徑，他盡量避開，所以，『不得已』出現了散文詩。」「『現代性，與生活性』確是商禽強調的。他的『現代』並不單表現在時代物品而已，而是直接挖入現代人的內心，有著表裡分裂、潛意識不自覺跑出來的狀態。」<sup>9</sup>潛意識的竄出，是商禽詩作最憾人最動人最難解的特質，而散文詩形式的使用，既是對現有語言框架的逃脫，也是深層意識的忠實呈現。

綜合上述，戰爭·囚禁·逃亡確是商禽揮之不去的寫作情結，本文試圖聚焦於商禽詩作裡如何面對與書寫這些精神創傷，如何以詩來進行創傷暴露，並進行自我寫作治療。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學說裡，將「創傷」視為：「一種經驗如果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心靈遭受非常高度的刺激，以致無論用接納吸收的方式或調整改變的方式，都不能以常態的方法來適應，結果最後又使心靈的有效能力之分配，遭受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之為創傷的經驗。」<sup>10</sup>依佛氏的說法，心靈裡的固著情感即是一種創傷經驗的展現。

至於戰爭陰影為何縈繞不去？巨大的歷史事件對人性人生有著如何極端殘酷的斷傷？身處二十一世紀的讀者早已遠離上世紀的世界戰事，又該如何重新理解這些強烈的情感經驗？我們應該先讀商禽的〈醒〉，跟著詩人，回到歷史現象，觀看詩人的身心遭遇：

8 焦桐，〈叛逆的美學路徑——商禽《商禽：世紀詩選》〉，《中央日報》，2001.01.15，第21版。

9 翁文嫻，〈商禽——包裹奇思的現實性分量〉，《當代詩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專號》2期（2006.09），頁116-128。三句引語分別為頁118、121、123。

10 佛洛伊德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新論》（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01），頁264。

他們在我的臉上塗石灰  
 他們在我的全身澆柏油  
 他們在我的臉上身上抹廢棄的剎車油  
 他們在我的兩眼裝生發血光的紅燈  
 他們把齒輪塞入我的口中  
 他們用集光燈照射著我  
 他們躲在暗處  
 他們用老鼠眼睛監視著我  
 他們記錄我輾轉的身軀

出竅而去。我的魂魄。

邂逅過各種各樣的願望，恐懼與憂傷；我的魂魄，自夢的鬧市冶遊歸來，瞥見躺在床上的，被人們改造得已經不成人形了的，自己的軀體；不出所料，開始時，我確被他們的惡劇怔住了；然而，即使被塞以利刃的，我自己的雙手，亦不能嚇阻我，自己的魂魄，飄過去，打窗外沁入的花香那樣，飄過去把這：廝守了將近四十年的，童工的，流浪漢的，逃學時一同把快樂掛在樹梢上「風來吧，風來吧！」的；開小差時同把驚恐提在勒破了腳跟的新草鞋，同滑倒，同起來，忍住淚，不呼痛的！也戀愛過的；恨的時候，沉默，用拳頭擊風，打自己手掌的；這差一點便兵此一生的；這正散發著多麼熟習的夢魘之汗的，臭皮囊，深深地擁抱。<sup>11</sup>

「他們」未必特指施暴者，「他們」也可以詮釋為「是一種體制，是一種權力，是一種壓迫」，<sup>12</sup> 甚至可以視作那固著於心靈的戰爭陰影，而今仍然戕害著詩人。而商禽如何面對這樣無法喘息的迫害，他的主體在詩中發揮「解

11 商禽，《商禽詩全集》，頁161-162。

12 陳芳明，〈快樂貧乏症患者——《商禽詩全集》序〉，《商禽詩全集》，頁38。

離」<sup>13</sup> (dissociation) 作用，以魂魄的出竅來避免施暴場景的再現，在「飄」了將近四十年，終於與「差一點便兵此一生的」肉體再次擁抱結合。全詩展示了詩人的創傷身心靈，而詩就是一張自我診治的病歷表，看著自己的傷口，探查心靈的各種情感，體察靈肉分離的狀況，因抒發與理解而得以平衡。

商禽的詩不僅為台灣詩壇勾勒了一幅奇異的風景，更是一幀個體心靈世界的栩栩特寫，得以映照出精神世界與書寫行為的關係，更帶出歷史事件對應小我存在的影響力。本文認為要解讀商禽詩作的核心意象、中心主題以及形式美學，必須從其戰爭陰影的創傷書寫開始。戰爭是商禽詩作裡巨大的「心理創傷」、反覆出現的母題，可佐以深入的精神分析知識來理解。寫詩於商禽的意義，不僅是許多論者所言的「逃離現實的手段」，也是一種「創傷再現」，寫詩是「治療」，而非「逃避」。換言之，商禽所慣常被理解的「超現實主義」，未必只是美學層次的問題，自動書寫其實是心靈記錄，詩作則是壓力表述，在「超越性」之外，更有「心理性」的意義。基於上述的研究立場，本文將依序討論跨學科研究的方法與意義、商禽戰爭創傷書寫的幾個面向、在「超現實」之外，還能如何討論其詩的特質，以及商禽詩歌美學的獨特之處。本文希望能透過既有的商禽詩作研究與精神分析學說的相互補充，嘗試開拓跨學科對話的研究路徑。

## 一、精神醫學與文學研究的對話視角

我總是堅決相信，由人所寫的詩，一定和人自己有最深的關係。當然，我也同時深信，由人所寫的詩，也必定和他所生存的世界有最密切的關係。<sup>14</sup>

——商禽〈詩與人〉

13 「解離」，「病理性解離現象的主要癥候便是記憶、身分或意識狀態的正常統合功能發生變化或轉變，……解離現象的產生，往往是作為創傷的防衛機制，在針對大爆炸、地震、戰鬥、虐囚或目睹行刑現場等情境所作的研究中，個案發生解離症狀的比例都非常高，這或許是因為解離作用可以幫助我們在極度無助、失去對身體的控制權的時候，在內心維持一種『彷彿一切尚在控制之中』的錯覺。」葛林·嘉寶著，李宇宙等人譯，《動力取向精神醫學——臨床應用與實務》（台北：心靈工坊，2007.06），頁396-398。

14 商禽，〈商禽詩觀〉，《商禽詩全集》，頁26。

楊小濱曾有專著討論中國先鋒小說所隱含的歷史創傷訴說，他認為「佛洛伊德的理論並不侷限於對個人生活或純粹的性的研究，而是可以被應用於更為廣泛的領域用來詮釋當代中國的文化歷史狀況」。<sup>15</sup>由此，他提出「文革」是一種心理侵襲，並成為每個先鋒作家致力追蹤的精神創傷。筆者認為台灣文學的多元樣貌裡也有自身的創傷書寫，同樣可以從書寫主體的意識內容來理解文學現象，尤其是著重真實情感的詩文類，特別是經過戰火洗禮的軍旅詩人群。

在當代，除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被廣泛的運用於各種學科之外，精神醫學與文學文本的界線也漸次模糊，<sup>16</sup>佛氏的理論成為現代精神醫學發展的基石，同時變化、延伸，跨越不同領域，成為普遍的人文思維方式。「精神官能症是現代精神醫學發展最重要的領域之一，包括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理論建立，可以說大部份都來自精神官能症的病理假說。由於這些動力學理論所延伸的研究和治療已經橫跨各種領域，從家庭、社會、文化，乃至於文學都是，人類的科學史和知識典範中大概很少有一種疾病的理論會有這麼大的影響。」<sup>17</sup>所謂「動力學」<sup>18</sup>的精神分析理論為：「現代的精神動力學理論，通常被視為一種以內在衝突之結果來解釋心理現象的理論模型，而這內在衝突則源自兩股力量，一是尋求突圍的強大無意識力量，另一則是持續進行監督、以扼止無意識力量浮現材面的對抗力量。」<sup>19</sup>這個基本理論，讓精神醫學必須在生物與心理之外，還必須放入社會等其他架構來理解。因為一個人的意識之形

15 楊小濱著，愚人譯，《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10），頁51。

16 如2003年5月《中外文學》月刊推出了由蔡篤堅所編的《人文、醫學與疾病敘事》專輯，受到廣大的迴響，後集結成專書出版（台北：記憶工程公司，2007.01）。其中對文本的定義為：「晚近文學批評的發展意味著對文本多元意義的解讀與權力不平等關係的批判，而當文本一詞不再侷限於文學創作技巧與風格的形式指涉，而代表論述形成的媒介與認識世界的可能想像時，舉凡醫療、身體甚至社會等等，人們約定俗成用來理解社會的心智創作成果都可視為文本。」（編者序）收錄的論文中，李宇宙〈疾病的敘事與書寫〉一文展演了醫學與人文對話的可能性。

17 李明濱主編，《實用精神醫學》（台北：台大醫學院，1999），頁153。

18 至於精神動力取向精神醫學則是一種用於診斷與治療的切入途徑，其特色為「一種關乎病人與臨床工作者雙方的思考方式，包括無意識的衝突、心靈內在結構的缺陷與扭曲，與內在的客體關係等，以及思考如何應用當代神經科學的發現，來整合上述這些要素。」，葛林·嘉寶著，李宇宙等人譯，《動力取向精神醫學——臨床應用與實務》，頁30。

19 葛林·嘉寶著，李宇宙等人譯，《動力取向精神醫學——臨床應用與實務》，頁29。

成，兼含世界與環境的因素，意識的表述也不止於診療室，可能出現於各類文本。

現代精神醫學早已揚棄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二元論，而是體認到心智其實是大腦活動的展現，而且兩者緊密地互相糾結在一起。所以，「心理社會壓力源，例如人際關係所造成的創傷，也會經由改變大腦功能而產生極大的生理作用……我們的心智確實反映了大腦的活動，但是心智並不能被化約為腦科學研究的結果。」<sup>20</sup> 精神內容不僅與大腦的生物性相關，還必須從心智形成的其他網絡加以探索。由於研究參與越戰美軍的心理疾患而提出的精神疾病分類「創傷後壓力症候」<sup>21</sup>（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便是典型的例證。外來的巨大壓力如災難、戰亂、暴力、目擊凶殺或死亡等，皆可能導致精神失序，少數會慢性化，甚至造成永久人格改變。而其「典型症狀是一方面持續一種心理麻木（psychic numbness）與情緒遲鈍的狀態。但另一方面會反復（flashback）闖入創傷情境與夢魘，對與當時情境類似的訊息特別敏感，會復發驚慌與恐懼反應。」<sup>22</sup> 在治療上，除了嘗試抗鬱劑之外，「團體治療被期待比較有助於藉著相互支持傾吐，一方面在認知上重新暴露（exposure）於過去的情境經驗，會有較明顯的治療效果。」<sup>23</sup>

以上是從精神醫學角度所定義的創傷心靈，事實上，在文學討論的視角裡，商禽詩作的「創傷性」也已被關注並提及，如陳芳明為《商禽詩全集》作導論時，他頻繁的提到幾個書寫現象：「詩人在緊鎖的空間裡釀造詩，是為了尋求精神逃逸的途徑。他留下的詩，毋寧是奔逃的蹤跡，循著他迤邐的腳印，似乎可以溯回那久遠的、遺佚的歷史現場。重新回到不快樂的年代，等於是回到身體與心靈同樣受到羈押的絕望時期。」、「囚禁意象貫穿在商禽早期的詩行裡。加諸於肉體的囚禁，可能來自政治，來自道德，來自傳統，但他的詩從未有清楚交代。」、「很少有詩人像商禽那樣，不斷回到監禁與釋放的主題

20 同註19，頁31。

21 根據1980年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分類手冊第三版（DSM-III）》之後，與壓力有關的「急性壓力反應」（acute stress reaction）和創傷後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成為統稱的焦慮障礙（anxiety disorders）類的精神疾病。

22 李明濱主編，《實用精神醫學》，頁152。

23 同註23，頁153。

反覆經營」，<sup>24</sup>明白指出詩人在詩裡重溯創傷情境、囚禁主題與意象的反覆經營，詩人未必是躲在詩語後頭，詩人是自我暴露於詩行之間。筆者無力也無意更不該從醫學的角度作出診斷，但是從文學研究的視野，便能窺見商禽作品裡明顯的固著情感與創傷記憶。商禽呈現出寫實的心靈糾葛，卻一直被視為「超現實主義者」，難怪他要將「超現實」正名為「最現實」。

詩人蕭蕭曾觀察到商禽詩作與精神真實的問題，他先爬梳了超現實主義的淵源與發展，引證說明法國的超現實主義強調「精神本能」：「突出『精神的本能』，認為這才是『高度真實』，亦即超現實。由此出發，超現實主義者熱中於對原始人的神話、瘋子的幻覺、神經官能症患者的幻象、催眠狀態、雙重人格和歇斯底里的分析。」<sup>25</sup>而書寫騷亂意識內容的「自動書寫」與「書寫夢境」則是超現實主義強調的技巧。這兩種技巧都表現在商禽的詩裡，「超現實主義者的詩全是無韻的、無意義的、重複的、簡易而單調的，如商禽〈遙遠的睡眠〉。」<sup>26</sup>然而，蕭蕭試圖澄清超現實主義的原始精神到了日本和台灣社會的脈絡裡，皆產生衍義或轉換，最後，「所謂超現實主義在台灣詩壇，應該只有所謂『自動書寫』這種技巧的變化應用，不過，這種『自動書寫』技巧的變化運用，卻是澈底變化台灣新詩界體質，翻天覆地的下功夫，楊熾昌、商禽、洛夫、蘇紹連等人因而辯證出特殊的美學特質。」<sup>27</sup>「自動書寫」與商禽等人的應合、共鳴，絕非巧合，反覆性的情景與夢魘再現，即是真實性所在，所謂技巧，即是內容。

此外，陳芳明的導讀還指出一個值得深思的議題。他解讀了商禽的荒謬劇般的詩作〈門或者天空〉後，認為：「凡是與他同時走過那樣歷史的朋輩，當可理解門與天空的象徵意義。商禽體會得比任何人還來得深刻，是因為他在軍

24 同註12，三句引語分別為頁30-31、32、35。


25 蕭蕭，〈超現實主義的穿透性美學——商禽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主編，《臺灣前行代詩家論》（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3.11），頁297。

26 同註25，頁298。商禽〈遙遠的睡眠〉重覆同一句法，變換關鍵詞語，節錄如下：「守著聲音守著夜／守著雀鳥守著你／守著戰爭守著死／我在夜中守著你」。《商禽詩全集》，頁113。

27 同註25，頁305。

伍生涯中嘗盡過多、過剩的痛苦滋味。」<sup>28</sup> 既呈顯詩作的普遍時代意義，又指出商禽之特殊性。在「同時代的軍旅詩人」這個觀察點上，從精神醫學的治療角度，同儕相處，競寫詩作，「今之少年瘋狂於飆車，我輩則醉心飆詩，真的，只有用『飆』這個字才能形容那種熱火朝天的狂態」，<sup>29</sup> 不僅能傾訴共同經驗，也是促使將潛意識裡的創傷釋放到話語裡的方式，這是讓商禽釋放壓力，獲得身心自由的路徑。詩作成為最完整的真實心靈記錄。另外，在特殊的逃亡經歷與詩人的個別性上，商禽顯然比同輩詩人更為「超現實」，因為其詩總是在透露囚禁的無力感，總是在探求自由，總是更奮不顧身的跨越語言形式邊界。即使是痲弦，也曾形容他：「你是去年冬天／最後的異端／又是最初的異端／在今年春天／…／亂夢總會把你燒死／…／你不屬於邏輯／邏輯的鋼釘／甚至，你也不屬於詩」<sup>30</sup>。

甚至，也不屬於詩的商禽，究竟該屬於什麼（或誰）？此節最後，我們可以細讀〈門或者天空〉一詩，感受商禽走不出自己意識建築的既虛幻又真實的內心監牢，體會其告白：「一個人之為內心所拘囚確是夠悲哀的」。



時間 在爭辯著  
 地點 沒有絲毫的天空  
 在沒有外岸的護城河所圍  
 繞著的有鐵絲網圍  
 繞著沒有屋頂的圍牆裡面  
 人物 一個沒有監守的被囚禁者。  
 被這個被囚禁者所走成的緊  
 靠著圍牆下  
 的一條路。

28 同註12，頁37。

29 痲弦，〈他的詩·他的人·他的時代——論商禽《夢或者黎明》〉，陳義芝主編，《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06），頁250。

30 痲弦，〈給超現實主義者——紀念與商禽在一起的日子〉，《痲弦詩集》（台北：洪範書店，1988），頁182-184。

在路上走著的這個被囚禁者  
終於 離開了他自己腳步所築  
的路

他步到圍牆的中央。

他以手伐下裏面的幾棵樹。

他用他的牙齒以及他的雙手

以他用手與齒伐下的樹和藤

做成一扇門；

一扇只有門框的僅僅是的門。

（將它綁在一株大樹上。）

他將它好好的端視了一陣；

他對它深深地思索了一頓。

他推門；

他出去。.....

他出去，走了幾步又回頭，

再推門，

他出去。

出來。

出去。

在沒有絲毫的天空下。在沒有外岸的護城河所圍繞著的有鐵絲網所圍繞著的沒有屋頂的圍牆裏面的腳下的一條由這個無監守的被囚禁者所走成的一條路所圍繞的遠遠的中央，這個無監守的被囚禁者推開一扇由他手造的祇有門框的僅僅是的門



出去。  
出來。  
出去。  
出來。出去。出去。出來。出來。出去。  
出。出。出。出。出。出。出。

直到我們看見天空。<sup>31</sup>

## 二、商禽戰爭創傷書寫的幾個面向

當商禽來台後，首次發表詩作時，<sup>32</sup> 他已遠離被監禁的年代。詩作裡呈現的創傷書寫，並不能等同於遭受壓力當下的情緒表現。「事後性」正是精神創傷的重要特點，「原初的震驚感是儲存在無意識中的，它的作用並不當即發生，而是被延遲到數年之後，直到出現相關的情景重新啟動創傷的影響。換句話說，這種感受並不直接爆發反而往往延遲許久才產生效應。這就是佛洛伊德所謂的『事後性』：『壓抑的記憶只有通過事後性才成為精神創傷。』」<sup>33</sup> 原始的創傷與後來書寫的創傷已產生了裂縫，因此本文所論之詩，應視作文學藝術而非純粹的原始意識，然而卻帶有自我暴露的意圖，具有整理與治療內在固著創傷記憶的意義。

本文認為若仍沿襲原有的文學批評角度，將商禽詩作裡的創傷情感純然視作象徵或隱喻，或許可能會疏離或淡漠詩人的情感強度，難以集中處理創傷經驗的意義。因此，此節將輔以精神分析學說的論述，試著提出不同學科的理解方法，為精神創傷的內容補充學理根據。然而，如前所述，本文面對的是文學藝術，真正的價值即在於詩人如何以創傷經驗書寫世界。

31 商禽，〈門或者天空〉，《商禽詩全集》，頁153-156。

32 根據《商禽詩全集》後附寫作年表，「一九五三年以羅馬為筆名在《現代詩》發表詩作」，商禽當時是23歲。

33 楊小濱著，愚人譯，《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頁51。

### （一）過於敏銳的神經觸鬚

翁文嫻曾如此還原商禽早期當兵經歷的實況：「且再往前推論，回顧商禽自述青少年經歷，15歲即被軍閥拉伕做兵，而七、八次的大逃亡，四處流竄。隨時，他都需處驚恐中，躲在某陰蔽所在，偷窺，四方八方的訊息，他的神經觸鬚，要比一般人伸張好幾倍，才足以應付環境。」<sup>34</sup> 因神經觸鬚之過度伸張，詩人對外在環境具有高度敏感度，因此，翁文認為詩人「每每出神」。「寂天寞地的奔逃中，出神是唯一的安慰，泯除時空，遊走過去未來，自由的意識到達天涯海角，多美妙的時光！到台灣後，壯年至成熟期，他一直維持這逃亡、觀看、與出神的狀態。」<sup>35</sup> 「出神」之論，源自葉維廉〈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一文，被理解為「在這種出神狀態中，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再存在，詩人因此便能將這一刻自作品其他部份及這一刻之前或之後的直線發展的關係抽離出來，使而這一刻在視象上的明澈性具有舊詩的水銀燈效果。」<sup>36</sup> 「出神」即是意識從形體脫離，可與物象結合，也可立於超脫的位置返身自我觀看。這樣的寫作手法，讓葉維廉肯定詩人具有「另一種聽覺，另一種視境。他聽到我們尋常聽不到的聲音。他看到我們尋常所看不見的活動和境界。」

過於敏銳的神經觸鬚為何得以「出神」作為表現，這個聯結關結，在現代精神醫學的研究裡得到解釋的可能。過往皆認為創傷後壓力疾患的嚴重程度，通常與壓力的嚴重程度成正比，然而新近的研究論點認為，應與患者的「主觀」因素相關，也就是說「創傷對受害者意義」。「DSM-IV（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分類手冊第四版》）顧問委員會成員大多支持修改壓力源的定義，強調個人主觀上對於事件的反應。」<sup>37</sup> 其中特別要考量個人的「心理易感性」（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ies），面對可怕的創傷經驗，每個人的反應不一，某些人之所以永遠銘記在心，是因為他們主觀賦予事件的意義所致，所

34 翁文嫻，〈商禽——包裹奇思的現實性分量〉，《當代詩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專號》2期，頁127。

35 同註34。

36 葉維廉，〈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中國現代詩選」英譯本緒言〉，《秩序的生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6.05），頁228。

37 葛林·嘉寶著，李宇宙等人譯，《動力取向精神醫學——臨床應用與實務》，頁379。

以過去的創傷，可能在現今時空的環境中重新被喚醒。

對於敏感的心靈，重新經歷戰爭創傷場景，甚至只是重述，都過於沉痛。商禽在創作時面對再現的傷痛，其處理方式為「出神」（或言「解離」），讓意識分裂，讓魂魄自成另一個觀看視角。前述的〈醒〉，便是深刻的例證。以下〈逢單日的夜歌〉同樣具有抽離藉以解消創傷的描述：

二

請喝我。我已經釀成；  
 你的太陽曾環繞我數萬遍  
 病過。我已沐過無數死者之目光  
 我已穿越一株斷葦在池塘投影的  
 三角之寧靜  
 我已經成為寧靜，  
 請品嚐，猶可海飲你的落日  
 還有你的島嶼。我要雲吞你的半月

四

如今鳥雀的航程僅祇是黑暗的嘆息  
 而我足具飛翔中之靜止  
 天上的海，我吻過你峽中之長髮  
 我穿越你在人間的夢中的變形之森林，  
 星星之果園<sup>38</sup>

「我」已成為與星體對等的「寧靜」狀態，是一個被無數死者目光所沐過的發光體，不僅能飛翔於大地，也能穿越人間之夢。這個「我」的視象的確如葉維廉所言的「水晶燈效果」。而唐捐的詮釋更加具體深入，「在嚴厲的禁錮之

38 此處為節選，〈逢單日的夜歌〉，《商禽詩全集》，頁127-129。

下，你唯一的自由，便是極力操作形神分離的想像，用夢『取消』可怖的現實。……作為一個兵士，在表層生活中他必須『服從』既有的秩序，但作為一個詩人，他卻在私底下不斷地演練以文字顛覆世界的陰謀。他頑強地盤據在幻想的世界裡，以大量的隱喻重構破碎的人生，取消現實、取消命運、取消時空的束縛。〈逢單日的夜歌〉就是這樣一種柔性的咒語。」<sup>39</sup>他發現了「形神分離」的敘述意圖，並賦予豐饒的創作意義，而手法背後的精神性，或許正在於詩人內在意識的防禦機制。

然而，也正因為神經觸鬚過於敏銳，詩人「心理易感性」過於活躍，雖可透過出神來解消殘酷場面，相對的，詩人同樣可能將「界線」無中生有。

據說有戰爭在遠方。……

於此，微明時的大街，有巡警被阻於一毫無障礙之某處。無何，乃負手，垂頭，蹣跚方步；想解釋，想尋出：「界」在哪裡；因而為此一意圖所雕塑。

而為一隻野狗所目睹的，一條界，乃由晨起的漱洗者凝視的目光，所投射出昨夜夢境趨勢之覺與折自一帶水泥磚牆的玻璃頭髮的回聲所織成。<sup>40</sup>

戰爭在遠方的流言，便讓詩中的「我」開始惶惶不安，苦於越「界」，而「界」在哪裡？此念頭一出，內心被受縛。最後，有一隻野狗目睹了「界」，這條「界」來自某人的目光，折射自此人昨夜監囚之夢境。層層剝繭，卻發現是己身作繭自縛。

39 劉正忠，〈帶著商禽去當兵——向阿米巴弟弟推介《夢或者黎明及其他》〉，《文訊》177期（2000.07），頁38-39。

40 商禽，〈界〉，《商禽詩全集》，頁74-75。

## (二) 重複出現的創傷記憶

雖然商禽在許多詩裡表現了「形神分離」的操作術，用以避免靈魂重新經歷殘酷場面，提防強烈而痛苦的情緒進入知覺中。「然而，創傷經驗的獨特記憶會使他們一直維持在高度的認知活化狀態。也因此認知和情感因素可能會彼此衝突矛盾地交互運作，而導致記憶不斷地在闖入與遺忘之間擺盪」<sup>41</sup>，這些活性狀態可能持續數十年，創傷經驗會瞬間再現，或以夢魘的形式出現。這些重複出現的創傷記憶，對個人心靈的平衡具有正面意義，因為「這也表示心靈嘗試去處理並組織這些令人失措的刺激。」<sup>42</sup>

商禽曾在接受訪談時，說明詩中許多意象的糾纏，「那些形象來到胸臆時，我深深被它感動，這些形象就會陰魂不散緊緊依附著我。」<sup>43</sup>研究者也發現其詩中的重複創傷，奚密說商禽詩作裡「戰爭是揮之不去的夢魘。」<sup>44</sup>並以〈逃亡的天空〉為例說明，「連鎖的意象並沒有帶來夢魘的解脫，它只能再一次呢喃死的魔咒，再一次將哀掉的心『焚化』在死的悲慘回憶裡。周而復始的循環結構暗示無可遁逃記憶，讀來讓人驚心動魄。」

死者的臉是無人一見的沼澤  
 荒原中的沼澤是部分天空的逃亡  
 遁走的天空是滿溢的玫瑰  
 溢出的玫瑰是不曾降落的雪  
 未降的雪是脈管中的眼淚  
 升起來的淚是被撥弄的琴弦  
 撥弄中的琴弦是燃燒著的心  
 焚化了的心是沼澤的荒原<sup>45</sup>

41 葛林·嘉寶著，李宇宙等人譯，《動力取向精神醫學——臨床應用與實務》，頁380。

42 同註41，頁378。

43 萬胥亭訪談，莊美華整理，〈捕獲與逃脫的過程——訪商禽〉，《現代詩》復刊14期（1989.09），頁28。

44 奚密，〈「變調」與「全視」：商禽的世界〉，《商禽·世紀詩選》（台北：爾雅出版社，2000.09），頁13。

45 商禽，〈逃亡的天空〉《商禽詩全集》，頁108。

〈逃亡的天空〉是商禽的經典之一，跳躍的意象參差接替著，勾勒出一幅幅現實不可能存在的視野，而每一個畫面都張力飽滿，耐人咀嚼，同時也是商禽難以明確解析的作品。因為它如奚密所論，有一種夢魘壓身，無法逃脫死亡的沉重，而非現實無邏輯的意象拼湊，更是令人費解。

如本節開始所言，創傷書寫並非創傷發生當下的原始意識，其可能裂縫正是文學得以再現的動力。所以，重複出現的創傷記憶，具有兩種真實：「閃回或創傷的重演同時承載了事件的真實性及其不可理解性的真實。」<sup>46</sup> 後者便是文學藝術的真實，難以理解的心靈圖象。難解的真實，還可舉〈躍場〉為例，葉維廉認為管管某些崢嶸的、不和諧的、幻想的詩作，是受到商禽〈躍場〉裡的「神經錯亂」所啟發。「商禽這首詩是在卡夫卡式的神經錯亂介紹到中國之前寫的，是關於一個計程車司機在幻想中看到自己撞入坐在司機位置上的自己，便嚎啕大哭起來。」<sup>47</sup>

滿鋪靜謐的山路的轉彎處，一輛放空的出租轎車，緩緩地，不自覺地停了下來。那個年輕的司機忽然想起這空曠的一角叫「躍場。」

『題啊，躍場。』於是他又想及怎麼是上和怎麼是下的問題——他有點模糊了；以及租賃的問題『是否靈魂也可以出租……？』

而當他載著乘客複次經過山裡時，突然他將車猛地剎停而俯首在方向盤上哭了；他以為他已經撞燬了剛才停在那裡的那輛他現在所駕駛的車，以及車中的他自己。

註：躍場為工兵用語，指陡坡道路轉彎處之空間。<sup>48</sup>

46 轉引楊小濱著，愚人譯，《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頁57，Cathy Caruth之言。

47 葉維廉，〈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中國現代詩選」英譯本緒言〉，《秩序的生長》，頁235。

48 商禽，〈躍場〉《商禽詩全集》，頁68-69。

不管是「夢魘」或「神經錯亂」，都指出某些創傷記憶的活化，而書寫，就表示出詩人「心靈嘗試去處理並組織這些令人失措的刺激。」

### （三）內心囚牢的反覆建構

囚禁是人生的極端情境，會引發極大的挫折感、無力和無助感，戰爭期間被俘的軍人就必須忍受這類單獨禁閉數月甚至長達數年之久的情境。當代心理學在討論精神壓力時，發現「研究拘禁的人質、戰俘或是集中營囚犯的報告中指出：面對無任何逃跑希望的挫折感或受創心靈，淡漠及沮喪是正常反應。面對持續性的剝削、折磨及生命威脅，許多囚犯變得孤立、無動於衷，並且無視發生於他們四週的事物；有些囚犯可能因此放棄嘗試克服情境或者繼續生存。」<sup>49</sup> 因此，戰俘在囚禁期間的死亡率非常高，能克服厭世情緒而存活下來的也多有心靈受創的現象。許多研究韓戰與越戰的美軍戰俘在囚禁期間的死亡率報告指出，在囚禁期間若能「溝通」（包括談話、閱讀，甚至是咳嗽、清喉等暗號式的溝通）的行為，便能較有效的克服囚禁的壓力。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則是年紀與主被動參與戰爭的差別，即心智的成熟度與參與戰爭的動機會影響壓力之高低。<sup>50</sup>

囚禁的經歷對商禽而言，是人生揮之不去的陰霾，是精神創傷的來源。因此他不斷的在詩中整理、重構囚禁情境，只是真實的囚室已走入歷史，而內心的囚牢卻永遠構築於意識之中。前面已引述的〈門或者天空〉，是一齣獨幕劇，像《等待果陀》般的盼著不存在的「天空」，這是意識的囚牢，看守人是自己，象徵出入的「門」毫無意義，「他」（被囚禁者）陷入意識迴路，無法出去，無法掙脫。這首詩在結尾處的反覆中，讓讀者也產生節奏的壓迫感，最後一行「直到我們看見天空」並未豁然開朗，反而更為絕望，因為開頭便聲明這是一個「沒有絲毫的天空」的地點。這首詩的囚禁情境，是商禽有關囚禁詩

49 艾金森 (Rita L. Atkinson) 等原著，鄭伯璦等編譯，楊國樞校閱，《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頁690。

50 同註49，參考頁690-692的研究報告。

作中的極端，也是最具震撼力的。

商禽畢竟已度過多次囚禁與逃亡的軍旅生涯，得以重回書寫囚禁的「自由」空間，找到某種形式的「天空」。讓詩人得以克服極端情境折磨的原因，或許是因為文學，因而達成有效的溝通行為。「抗戰勝利前夕，他被軍閥部隊拉伕，關在祠堂內的一間藏書室中，就在那裡他發現了《野草》（魯迅的散文詩集），視若珍寶，每的研讀。之後這本書便纏在他的被包裡陪他挨飢受寒，直到『轉進』台灣之前才忍痛丟棄。」<sup>51</sup> 商禽為何寫詩，為何以散文詩為形式依歸，似乎皆可由此來理解，囚禁情境裡的心靈溝通，是讓詩人終於走出孤絕處境的「天空」。

不過，在年幼又被動的情況下，捲入戰事、陷入多次囚禁與逃亡，究竟留下了精神創傷，以致商禽必須反覆書寫，以重構來解構原始記憶的強度。「囚禁」便成了一種象徵。在〈行徑〉裡，「我」的哭泣是自傷，春天的夜裡，卻發生令人痛惜的行徑，一個被潛意識主導的「夢遊症患者」，日間折籬笆，晚上砌牆，在自我構築的圍牆裡，無法看清自己身處的世界。最無奈的是，「我」「你」都無力改變，因為夜裡的荒唐行徑，是來自自己的心靈深處。

夜鶯初唱的三月，一個巡更人告訴我那宇宙論者的行徑，想起他日間折籬笆的艱辛，我不禁哭了：「因為你是一個夢遊病患者，你在晚上起來砌牆，卻奇怪為何看不見你自己的世界……。」<sup>52</sup>

而廣為人知的詩作〈長頸鹿〉則以故事的結構訴說歲月不僅催人「老」，而歲月本身就是「牢」。年輕的獄卒終有一天也會懂得自己是在牢籠內，而非牢籠外。

那個年輕的獄卒發覺囚犯們每次體格檢查時身長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後，他報告典獄長說：「長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

51 痲弦，〈他的詩·他的人·他的時代——論商禽《夢或者黎明》〉，《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頁244。

52 商禽，〈行徑〉，《商禽詩全集》，頁51。

回答卻是：「不，他們瞻望歲月！」

仁慈的青年獄卒，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乃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去逡巡，去守候。<sup>53</sup>

#### （四）重演逃亡以重獲自由

在因壓力導致的精神創傷的臨床治療上，並未達成一致的共識，除了必要時的抗鬱劑之外，有些主張應以團體治療來相互傾吐，利用「重新暴露」於創傷情境來達成釋放壓力的效果。但是，部分心理學者認為「意圖『重演』（reenact）創傷的探索性心理治療可能會對患者有害。」<sup>54</sup>因為每次都可能引起情緒上的失調。如前所述，精神醫學逐漸重視主客體的互動關係，以及主觀認知的影響，因此仍有基本的認同。「今日大多數的治療牽涉到由認知—行為療法發展而來的技術，包含暴露療法、焦慮處理之訓練、認知重建，以及正向的自我對話。」即使無法確保完全的療效，仍有一些線索可循，「沒有任何療法在治療創傷後壓力疾患上是完全令人滿意的。……巨大創傷驅使自我啟動原始的自我防衛機制——譬如否認、淡化與投射式的否定。」<sup>55</sup>自我防衛機制引發的情緒非常多樣，還有憤怒、控訴，甚至將否定投射至更廣大的壓力環境，如國家、體制等。而「罪惡感也可能作為某種防衛機制」，所以，「在一項越戰退伍軍人創傷後壓力疾患的研究中，海丁與哈斯（Hendin and Haas 1991）發現，戰爭相關的罪惡感是自殺意念是重要的預測指標，這些患者中有許多人覺得自己當受懲罰，因為他們已經變成殺人犯了。」<sup>56</sup>

精神醫學的研究與論述，給予筆者許多啟發，對於個體心靈內容的討論其實是現代精神的共同性，當我們討論文學作品時，莫不也是在探究文字經營底下的主體思想，而且是細微而轉折的情感變化。當代精神醫學以科學方法與臨

53 同註52，頁70。

54 同註37，頁380。

55 同註37，頁381。

56 同註37，頁382。

床實證提供一種討論的方式，而文學研究則提出另一種洞察人性的視野，目的皆在理解訴說主體。

伴隨著戰爭這一夢魘的糾纏，商禽詩作裡的「罪惡感」也夾纏其中，原因究竟是上述的原始心理防衛機制啟動，還是商禽對存在本身的體悟。〈鴿子〉一詩中，詩人不僅自憐自傷，在末節裡，他渴望「釋放」：「在失血的天空中，一隻雀鳥也沒有。相互倚靠而抖顫著的，工作過／仍要工作，殺戮過終也要被殺戮的，無辜的手啊，現在，我將你們／高舉，我是多麼想——如同放掉一對傷癒的雀鳥一樣——將你們從我／雙臂釋放啊！」<sup>57</sup>「鴿子」是和平的象徵，到最後已消失在天空，徒留一雙「手」／一對「傷癒的雀鳥」，牠們既無辜又帶著罪惡，曾受傷而今已治癒，詩人欲釋放的，是自我，也是創傷。

沒有一種精神治療法是令人滿意的，詩人提出自己的寫作療法。商禽嘗試以詩中的「逃亡」來逃離壓力與創傷，他反覆書寫逃亡，以期真正重獲心靈的自由。逃亡意象在商禽的詩作裡比比皆是，如〈海拔以上的情感〉：「等晚上吧，我將逃亡，沿拾薪者的小徑，上到山頂；這裡的夜好自／私，連半片西瓜都沒有；卻用我不曾流出的淚，將香檳酒色的星／子們擊得粉碎。」<sup>58</sup>逃亡至山頂，沒有月光的黑夜，卻見「我」深藏的淚取代黯淡星光，這是「海拔以上情感」（高度情感）的脫逃。有天空就欲逃亡，甚至天空也要逃亡，在〈夢或者黎明〉裡，「黑綠的草原無處不是星色的露／乃至陽台 積水的陽台／屋頂上惹有逃亡的天空／而夢已越過海洋／何等狂妄的風呀 穿越／你偃息於雲層的髮叢／而我的夢／猶在時間的羊齒之咀嚼中／穿越／緊閉的全視境之眼／（請勿將頭手伸出窗外）」<sup>59</sup>，夢是逃亡的利器，無視於任何時空限制，甚至可穿越意識（緊閉的全視境之眼）。「逃亡」與「夢」是商禽詩作的基本元素，在頻繁書寫這種「超脫」思維之後，詩人的心靈是否真能得到解放，或仍如〈逃亡的天空〉般陷入死亡的迴路，或是如〈門或者天空〉般，根本就沒有天空？

57 商禽，〈鴿子〉，《商禽詩全集》，頁79。

58 同註57，頁73。

59 商禽，〈夢或者黎明〉，《商禽詩全集》，頁137-138。

陳芳明在分析〈夢或者黎明〉的象徵意義時，他說：「無論夢境有多荒謬，凡屬自由的旅行都可得到容許，直到黎明的來臨。」<sup>60</sup>「自由」和「黎明」都是可期待的，因此，夢與逃亡，必須不斷上演。

### 三、在「超現實」之外

痲弦將超現實主義在台灣的發展歸功於「一個詩社兩個畫會和一名憲兵」，而那個憲兵就是商禽，痲弦並且認為：「（在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催化劑是戰爭，但該派作家對戰爭的回應卻不夠鮮明」，他們流於形式的耽溺，這種超現實主義缺乏人文意涵，所以「與人道主義者商禽的人格，情志，絕對是違背的，扞格不入的。」所以商禽雖然點燃了超現實主義的火種，但是卻能表現出「更好、更優越的超現實主義」<sup>61</sup>。

痲弦之外的諸多研究者，在討論商禽時或多或少提及超現實主義的影響，有時是澄清與修正這種影響，此處不再贅述。「超現實」對商禽而言，無疑是創作思想的火種，不管是「更好的超現實」或商禽自言的「最現實」，其探索並肯定潛意識真實的觀點成為商禽詩作的核心。因此，超現實主義的精神與商禽詩作美學最為相應之處，應是心靈寫真，精神的真實，以及形式上「近乎『自動寫作』的夢的記錄、手記體的自我告解。」<sup>62</sup>至於法國或日本超現實主義運動背後的文化脈絡或社會意義，未必成為商禽的思想依據。

商禽的詩具有「超現實」精神，卻未必得是「超現實主義」，在「超現實之外」仍有許多值得再探的詩歌特質。

如解放分行詩體限制的散文詩形式，便是一種配合靈魂抒情的最佳形式，如痲弦所言：「波特萊爾在其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序文中說：『在我們一生許多企望的瞬間中，誰不曾夢想過一種詩式散文的奇蹟呢？無韻無律的音樂性，既柔軟粗獷，又易於適應種種表達：靈魂的抒放，心神的悸動，意識的針

60 陳芳明，〈快樂貧乏症患者——《商禽詩全集》序〉，頁35。

61 以上幾句引語，取自痲弦，〈他的詩·他的人·他的時代——論商禽《夢或者黎明》〉，頁243。

62 奚密，〈「變調」與「全視」：商禽的世界〉，《商禽·世紀詩選》，頁22。

刺。』」<sup>63</sup> 商禽散文詩的形式美學已獲得許多關注，詩人的確善用此形式，真切的表達主題。然而除了前述翁文嫻提及散文詩對於商禽之「不得不然」，商禽之於散文詩的連結，不僅止於形式層面，更有戰爭遭受囚禁時魯迅散文詩《野草》的溝通力量，更因為散文詩適合心理創傷的暴露與處理，因此大都集中在早期詩作。

此外，商禽難析的變形美學，也可以再從不同角度評析。焦桐和唐捐皆認為商禽夢囈式的語言是一種叛逃的美學路徑，以逃避現實或政治高壓；蕭蕭則是以「穿透性美學」論之；奚密以為商禽詩最深刻的意義在於其「變調」的語言風格，以及語言背後的「全視界」。這些評論皆精彩的捕捉了商禽詩作的精髓，筆者認為可以再從本文的論點出發，給予不同的詮釋。戰爭既是商禽作品反覆出現的母題，戰爭本質之殘酷，讓詩人面對它時，採取的書寫方式是楊小濱所言的：「對歷史暴力在意識型態與話語方面的強調並不意味著低估現實暴力給心靈帶來的精神創傷的強度。恰恰相反，強化了精神創傷體驗的這種歷史暴力的『話語性』是無法用理性和常規的方法輕易治療的，它必須通過曲折和扭曲的過程來獲得透析。」<sup>64</sup> 唯有扭曲、變形更能強化戰爭之暴力與精神之創傷。

因此，在超現實的手法之外，商禽詩作揭示己身之精神創傷，揭露戰爭殘醒之真相，不僅喚醒和清除潛意識中難以追憶的精神創傷，進行個人書寫的心理治療，甚至達成痼疾所言法國超現實主義者所缺無的戰爭反動性。

然而，商禽的創傷書寫既非試圖建構「理想的道德自我」，也非典型的「復原敘述」。前者在於「這是那些以這種方式來述說或書寫其疾病或創傷故事的人，係投入於『自我的倫理實務』，使自己向他人開誠布公。他們期望能藉此『感動他人，並且使他們在坦露其故事時能有所不同』。以此方式，探詢敘事中的『自我故事』『絕對不只是自我的故事，而是自我／他人的故事』。於是，即使表明疾病或創傷的決定可能包含了個人的道德抉擇，但是它同時也

63 同註61，頁246-7。

64 楊小濱著，愚人譯，《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頁53。

暗示了一種『社會倫理』。」<sup>65</sup> 後者則是即鼓勵人們努力為未來奮鬥的信念，強調樂觀與不放棄。相對的，商禽只是暴露傷口，揭示創痛，詩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這種書寫意識，表明了對戰爭（國家政策）合理化的無法妥協，反而突顯了戰爭的荒謬、殘暴、非現實化，不是靠個人的治療與復原就可成就其穩固的結構，相對地，商禽解消了戰爭之合法性，視戰爭為殺人的機器、罪惡的陰影、肢解人們的異獸。

在〈戰壕邊的菜圃〉，詩人引用自己的舊作，再次書寫戰爭時砲彈轟炸之荒謬與殘酷：

升草地為眠床  
降槍刺為果樹  
——舊作〈逢單日夜歌〉

……

（略）

而在戰壕旁邊  
雞雛啄食著母雞的翅羽  
牠的頭已被彈片  
種植在空心菜的旁邊  
而有一個胸膛是空心的  
牠歪斜的頭  
正對著一株蘿蔔花  
老天 牠們的淚  
為何是紫黑的  
老天  
為什麼讓沒身軀的



65 Michele L. Crossley 原著，朱儀羚等譯，《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嘉義：濤石文化，2004.08），頁304。

腿在地上行走  
 為何讓雛鳥半夜驚啼  
 為什麼讓沒臉的  
 微笑在空中飄浮<sup>66</sup>  
 (以下略)

在戰爭的世界裡，沒有完整或正常的秩序，「星星在奔逃」、「渡鴉與砲彈齊飛」、「雞雛身首異處」，所以詩人發問，為何這個世界如此顛倒。這種「肢解」的身體觀也出現在〈用腳思想〉一詩：

找不到腳 在地上  
 在天上 找不到頭  
 我們用頭行走 我們用腳思想  
 虹 垃圾  
 是虛無的橋 是紛亂的命題  
 雲 陷阱  
 是飄渺的路 是預設的結論  
 在天上 找不到頭  
 找不到腳 在地上  
 我們用頭行走 我們用腳思想<sup>67</sup>

在經歷過戰事炮火之後，詩人觀看世界的角度扭曲而顛倒，身體破碎，視野凌亂。與此相似的心理經驗，也曾出現在同時代的軍旅詩人管管身上，「有一次管管帶著兵在台北市六張犁山邊的墓地做工，那裡葬有一些在白色恐怖中被殺的人，無家無眷，孤魂野鬼地散落在荒煙蔓草間。有一天竟然有一條死人的腿從黃土中露出來，管管看見了直喊著：『他媽的，這是俺的腿啊，這是俺的腿

66 商禽，〈戰壕邊的菜圃〉，《商禽詩全集》，頁409-410。

67 同註66，頁291-2。

啊！』他們類似這樣的扎進痛苦中突然激發出來的嘶喊，就成了他們獨特的語言。」<sup>68</sup>

戰爭即是一頭「肢解異獸」，深烙於心靈，成為書之不盡的精神創傷。然而詩，詩是一條逃亡的路徑，「沒有詩，他就找不到逃亡的天空；沒有詩，他就無法解纜自錯誤時代的羈絆。」<sup>69</sup> 詩的手法再怎麼超現實，詩是「真誠無誤」<sup>70</sup>的，所以，「詩人才是真正的靈魂雕塑家。」<sup>71</sup>

最後，我們可以細讀〈池塘〉這首詩，可以視之為詩人最真誠的靈魂解剖：

從污泥中竄長出來，開過花也曾聽過雨。結果。終還要把種籽撒到污泥中去。唯有吃過蓮子的人才知道其心之苦。

父親和母親早已先後去世，少小從軍，十五歲起便為自己的一切罪行負完全的責任了。這就是所謂的「存在」。僅餘下少數的魂、少數的魄、且倒立在遠遠的雲端欣賞自己在水中的身影。

深秋後池塘裡孑然的一支殘荷。<sup>72</sup>

「一支殘荷」，飽嘗痛苦，卻也理解痛苦於生命鍛鍊之必要，所以再把「蓮心」撒回污泥。十五從軍後，扛負罪惡感而存在，一種殘魂碎魄的不完整「存在」。然而，這就是存在的真貌，如同蕭瑟至極的池塘裡的孤獨殘荷，孑然屹立。詩人面對創傷心靈，描述它，理解它，接受它，進而將書寫主體內化為現實主體，創傷書寫便產生了自我治療的效用。

68 尉天驄，〈那個時代，那樣的生活，那些人〉，《文訊》298期，頁45。

69 陳芳明，〈商禽之秋：紀念他，不如讀他一首詩〉，《文訊》298期（2010.08），頁58。

70 翁文嫻之語，她說「他（商禽）的動作與意念，在上文下理來看，總是很『可能存在』，『自然必要』，『有這個就可能有一個』，展現著詩人嚴格操作下，一份至誠之情」。〈商禽——包裹奇思的現實性分量〉，《當代詩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專號》2期，頁124。

71 李英豪，〈變調的鳥——論商禽的詩〉，《夢或者黎明及其他》，頁171。

72 商禽，〈池塘〉，《商禽詩全集》，頁205。

## 結語

……我是那年戰後的聾音，在凌晨四時，回響在一列長廊中驚嚇著自己。

在低溫的晚上，在蝓螻啃噬著根鬚，而小螻蛄吃著子葉。海上的霧銹蝕著兵士們的槍刺，而淚是更其快的。不管星星或月亮，照著有戰爭和沒有戰爭的地方。<sup>73</sup> ——商禽〈哭泣或者遺忘〉節錄

面對創傷記憶不斷返回，強烈的壓力與情感仍留存，應該選擇哭泣或遺忘呢？不管戰爭還存不存在，它都以「啃噬」與「銹蝕」方式侵擾著。

當商禽於2010年去世時，記者訪問商禽的女兒，「羅珊珊說，父親最常談起的是童年家鄉的回憶、『少年兵』的經歷、她們沒見過的爺爺等。『最後這半年來，他的意識更混亂，他說的話有時連我和妹妹都聽不懂，失去了跟他溝通與互動的橋樑，這是最遺憾的。』」<sup>74</sup>另外還訪問了幾位文壇朋友，其中初安民提到：「印象中，他是個不快樂的人，也因此更能在喧鬧表象下，挖掘內心不為人知的幽微。」<sup>75</sup>商禽最後的日子苦於帕金森氏症的折磨和身體的病痛，早年則是戰爭的摧殘，詩作又處處呈現精神創傷的主題，無怪乎詩人要判定自己是一個「快樂想像缺乏症」的患者。詩人並非無法快樂，只是經歷過龐大而沉甸的壓力之後，世界觀遭到扭曲，創傷深烙不去，難以回復純然的心靈原貌，快樂便顯得不易。

本文的研究目的並非在為商禽的詩作寫診斷書，也不在於將文學藝術的創作行為化約成精神病徵，更無逾越文學研究而僭用精神醫療的能力，只是在閱讀的過程中，強烈感受到詩人反覆傾訴關於戰爭、囚禁、逃亡的主題，並且被

73 商禽，〈哭泣或者遺忘〉，《商禽詩全集》，頁157-8。

74 林欣誼，〈悲傷至極的詩人 商禽27日病逝〉，《中國時報》，2010.06.29。

75 林欣誼，〈一輩子受苦 商禽瞻望歲月〉，《中國時報》，2010.06.29。

詩人深沉的苦痛所打動。緣此，筆者認為在心理分析學說或現代精神醫學裡應可提供這種書寫特質的觀看角度。同時，希望透過學科之間的對話交流得以更貼近詩人的精神層面，看到語言之內的抒情主體。

商禽的戰爭創傷書寫，以精神真實為最高原則，正突顯其文學作品的獨特價值。唐捐縱觀台灣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軍旅詩人寫作現象後，他認為：「商禽的情形可能最為極端，15歲就從軍的詩人，38歲以上士一級退伍（1945-1968），真是『差點便兵此一生』。由於久沉下僚，他對軍隊體制的扭曲本質體會最深。在舉世滔滔以戰鬥為務的五〇年代，他是少數『袖手旁觀』的軍旅詩人，這種抵制世俗權威的藝術自覺，貫串他此後所有的作品。」<sup>76</sup>雖然從軍，跟著國家齒輪往前滾進，商禽的創傷書寫卻在揭露被軋轢的傷痛，而非為了宏大目標而犧牲之必要，所以他難以附和戰鬥文藝之潮流。筆者認為商禽以內心真實為最高價值即是其詩作的最高價值，即使創傷，仍要暴露，真實就是一種倫理。



76 劉正忠，〈軍旅詩人的疏離心態——以五六十年代的洛夫、商禽、痲弦為主〉，《台灣文學學報》2期（2001.02），頁153。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李明濱主編，《實用精神醫學》（台北：台大醫學院，1999）。
- 商 禽，《商禽·世紀詩選》（台北：爾雅出版社，2000.09）。
- ，《商禽詩全集》（台北：印刻出版社，2010）。
- ，《夢或者黎明及其他》（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01）。
- 痲 弦，《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1961）。
- ，《痲弦詩集》（台北：洪範書店，1988）。
- 陳義芝主編，《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06）。
- 楊小濱著，愚人譯，《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10）。
- 葉重新，《心理學·第三版》（台北：心理出版社，2004.09）。
- 葉維廉，《秩序的生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6.05）。
- 蔡篤堅編著，《人文、醫學與疾病敘事》（台北：記憶工程公司，2007）。
-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主編，《臺灣前行代詩家論》（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3.11）。
- Atkinson, Rita L. (艾金森) 等著，鄭伯璦等編譯，楊國樞校閱，《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
- Crossley, Michele L. 著，朱儀羚等譯，《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嘉義：濤石文化，2004.08）。
- Freud, Sigmund (佛洛伊德) 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新論》（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01）。
- Gabbard, Glen O. M.D. (葛林·嘉寶) 著，李宇宙等人譯，《動力取向精神醫學——臨床應用與實務》（台北：心靈工坊，2007.06）。

### 二、論文

#### （一）期刊論文

- 翁文嫻，〈商禽——包裹奇思的現實性分量〉，《當代詩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專號》2期（2006.09），頁116-128。
- 張默，〈我吻過你峽中之長髮〉，《聯合文學》154期（1996.08），頁154-

162。

尉天驄，〈那個時代，那樣的生活，那些人〉，《文訊》298期（2010.08），頁40-50。

陳芳明，〈商禽之秋：紀念他，不如讀他一首詩〉，《文訊：商禽紀念特輯》298期（2010.08），頁55-61。

萬胥亭訪談，莊美華整理，〈捕獲與逃脫的過程——訪商禽〉，《現代詩》復刊14期（1989），頁23-38。

劉正忠，〈帶著商禽去當兵——向阿米巴弟弟推介《夢或者黎明及其他》〉，《文訊》177期（2000.07），頁38-39。

劉正忠，〈軍旅詩人的疏離心態——以五六十年代的洛夫、商禽、痲弦為主〉，《台灣文學學報》2期（2001.02），頁113-156。

### 三、報紙文章

李瑞騰，〈編結你的髮辮是多麼困難啊〉，《中國時報》37版，1998.10.10。

林欣誼，〈悲傷至極的詩人 商禽27日病逝〉，《中國時報》，2010.06.29。

林欣誼，〈一輩子受苦 商禽瞻望歲月〉，《中國時報》，2010.06.29。

焦桐，〈叛逆的美學路徑——商禽《商禽：世紀詩選》〉，《中央日報》21版，2001.01.15。

